云破月来花弄影

□俱新超

夜色如浓稠的墨砚，深沉得化不开。暮色款款降临前，我们小孩早早地吃过晚饭，齐齐蹲在幽幽的空地上盼月亮。

盼月亮，总让人煽情。我们的小手支着头，呆呆愣在原地享受黄昏的问候。秋日黄昏明媚、温馨，宛若前世乡愁，幕幕暖人。黄昏一袭长裙，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北到南，从东贯西，将地平线刷成了金黄色，如镶了金一般。

每当这时，山便蠢蠢欲动，它腼腆沉稳，只安安静静地睡了一整天。夕阳这位俏丽女郎，袅袅婷婷，大方走来。山博大、健朗，让夕阳迷醉。渐渐地，夕阳亲吻山峦额头，它们两厢厮守，缠绵悱恻，夕阳痴痴，迟迟不肯落下。

盼月亮，又总是枯燥的。我们等得急了，索性在空旷地界玩耍：斗鸡、扔沙包、打陀螺……你推我搡，好不热闹。暮色沉沉时，黄炽灯亮了起来，姑娘、小子们脸上像是晕有一层金黄的粉，大半个人金光闪闪，如殿堂里走出的一般。不知山有多绝情，夕阳多决绝，俏丽女郎大跨步，无声无息地走了，只余下几缕黄褐色丝绒般的线，轻盈盈挂在天空的西边。随着一抹黄慢慢晕开，天已暗紫，山亦沉睡，周遭逐渐黑沉沉的了。

这时候，伙伴们周身困顿，我们挨挨挤挤坐在石碾上休憩，盼月亮成了当下最要紧的差事。“月亮今晚不会睡了吧，天都黑了还不来？”盼月的我，心里急切切的。“应该不会的吧，它每晚都来。”我们打起十足的精神仰头环视，恨不得铺上席子平躺，像花一样散开来，全视角盯着月亮。于是，月亮成了美丽的“赌注”。

我们喊着一二三石头、剪刀、布，三局两胜，赢的人喊月亮，谁能把月亮呼唤来，谁就是大哥。我喊“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有人喊“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我们站在石碾上蹦蹦跳跳，手舞足蹈，像巢里的鸟，虔诚至极，但心里甭提有多焦急了。“傻娃娃，月亮睡了，不来了，赶紧回家吧！”一旁的老爷爷扬声高喊。“才不会呢，你休要胡说。”我不屑地说。

天越发黑了。凉风起，我的宽布衫不住地往上扬，细腻的风轻柔婉约，让人周身沁凉。蝉也不住地鸣，鸣声高扬，一发不可收拾。“快看，月亮探出头来了！”“月亮从云里走出来了。”“不不不，是月亮太刺眼，把云给逼开了。”我们成了月亮的“铁粉”，它把人间照得亮堂堂。我们屏息凝视，生怕一个趔趄、一个喷嚏将月亮惊跑了。“恐怕是风把云给吹开了，月亮趁机溜了出来吧！”我莞尔，欣喜不迭。凉风习习，想必风婆婆听到了我们的呼唤。

几颗心捧着月，几张嘴喊着月，我们便笑吟吟地牵着月回家了。父亲不厌其烦地修剪着他的花花草草，内心笃定丰盈。我说：“爸，我们今儿个终究把月亮盼来了。”“盼来了？”父亲诧异，抿嘴一笑。“真的，也等了，也盼了，还喊了呢。”“那月亮还挺识趣，不然它高高在天，又痛失一群可爱的朋友。”父亲又笑了，他揣摩着我的心思，揣摩着月亮的心思。

“别傻愣着，你瞧这‘一帆风顺’翠茂生机，碧叶肥硕，当真美吧？”屋外路灯闪耀，直扑小院，月下花影，唯有“一帆风顺”最活泼。花开向上，形似手掌，又如起航扬帆的小帆船，遇风摇曳，在月下风姿绰约，果真让人心情舒畅，安静恬然。

“这个月亮等得值。”父亲或许也一跃跻身成了月亮的“粉丝”。美好，有时在一念之间擦肩而过，有时在一念之间欣然遇见。这都让人莫名惊喜。

上弦月细细如钩，沾染着凉意，如约而至。我们撞见月亮的时候，也撞见了坚毅的自己，云破月来花弄影——一切都那么值得。

思念不老

□冯兆龙

朦胧中，看见父亲就站在我面前，赶忙伸手去拉，却怎么也够不着，想喊，却喊不出声。我急得哭了，哭声惊醒了我。这是梦中的父亲，他去天堂已整整一年了。

一年前的初秋，父亲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走了。那天下午，他打了两个多小时的麻将，晚上还让母亲给他做了一碗炸酱面。夜里12点多，母亲打来电话说父亲不舒服，总感觉气短，呼吸不顺畅。等我赶回老屋，发现父亲坐在沙发上正用制氧机吸着氧气，我们不敢大意，送父亲去了医院。

夜里两点多，突然下起了细雨，我莫名焦躁起来，因为父亲的心率一直不稳。过了一会儿，父亲又感觉呼吸困难，医生让戴上呼吸机。他一直拉着小妹的手不愿松开，他慢慢地呼吸着，眼睛也慢慢地闭合了，似乎是睡着了，这一睡再也没醒来。就这样，父亲平静地走了。望着双眼紧闭的父亲，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他的遗体被推往太平间，我泪流满面。这就是我的父亲，在世时不给儿女添麻烦，走了也静静的，不愿打扰我们。

父亲是20世纪50年代大学生，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家庭奉献付出，充满爱心。他宽厚仁慈，善良孝顺。我的成长中，父亲给予我更多的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们家原来在乡下，父亲在省城教书，八口之家需要母亲独自扛起。我们家人多劳力少，年年都是生产队的透支大户，只要用钱，母亲就东挪西借。每次给父亲写信，结尾大多是给家里寄多少钱。那时父亲一个月也就几十元工资，除了给自己留点生活费外，其余都寄给了家里。父亲明白，自己再难也不能让母亲为难。

母亲比父亲大三岁，他们的婚姻是包办的。我不知道包办的婚姻有没有爱情，但我知道在家庭生活中，包容、理解、关爱、牵挂始终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他们的婚姻没有海誓山盟，也不惊天动地，有的只是一日三餐，嘘寒问暖，这却成了我们儿女们最羡慕的婚姻。七十多岁那年，父亲生了一场病，好在发现及时，并无大碍，但性情却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满脸严肃不苟言笑，现在却话多喜笑，还总爱和母亲唱反调。他虽极力控制情绪，但时不时还是做出一些让母亲不悦的事。有一次，他很严肃地对我说，如果我惹你妈生气了，你就劝劝她，说我不是故意的。又说，你妈腿不好，年龄也大了，你们一定要多体谅她。看着人生暮年的父亲还是如此在意和关爱母亲，我高兴也感动。父母在一起的这几十年，像是完全融入了对方的生活，他们怨而不悔，爱而不言，简单却真实，平淡而幸福。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年少时的父爱是缺少的。一年中也只有寒暑假能和父亲团聚，对父亲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那时由于家庭成分不好，母亲管教很严，除了要求我们努力学习外，决不能惹是生非。可那时，我绝不会因为别人的欺辱而逆来顺受，常常因打架而让人找上门。记得有一年暑假，我在场里看自家晾晒的麦子，邻居家的一头小猪跑过来偷吃，被我用棍子打跑了，邻居却吵闹着找上门来，说我把猪的后腿打折了。也许找上门来的事情太多，母亲不由分说就扇了我耳光。我委屈地躲在后院。邻居走后，父亲责备母亲不问缘由就打孩子，说咱们家孩子已经够委屈了，不能再让孩子感到心凉。父亲的话深深震撼了我，那时的我是多么渴望理解、关爱和温暖。突然间，我对这个一年中只能在寒暑假见面的父亲有了一种亲近感。

后来“农转非”，我们和母亲才迁居省城与父亲团聚。这时，我已上高二年级，与父亲朝夕相处两年后便当兵去了部队。那年高考落榜，本想补习来年再考，可父亲没同意，说我的努力他全看在眼里，但我基础差，就是再补习一年也未必能考上。我说，学校教工子弟考上大学的人很多，我考不上大学，你不害怕丢面子吗？

父亲笑了，说谁都爱面子，但我不要眼前的面子，如果你将来有出息，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是给了我最大的面子。父亲的话让我如释重负，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父爱的博大。他鼓励我去当兵，挥手作别时，我暗暗发誓一定要给父亲争口气。后来，当我把在部队入党、授奖、评为优秀士兵的消息写信告诉父亲时，他回信鼓励我好好干，争取更多的成绩。我知道，每当父亲看到我的一篇篇作品见诸报端，每当看到我取得一点点成绩，他都会为我这个儿子骄傲。

要对父亲说的话很多，但他却一句也听不到了。多想再回到从前，聆听父亲的教诲，感受父爱的温暖。一年了，至今都不愿接受父亲离去的现实，只要想起父亲就锥心地疼。但结束的生命就如一缕青烟，缥缈在看不见的风中，唯有那痛彻心扉的思念萦绕心中。因为爱，所以思念，生命有归期，但思念不会老去。

酸豆角

□陈亮

秋天到，秋天到，田里庄稼长得好。棉花朵朵白，大豆粒粒饱。高粱涨红了脸，稻子笑弯了腰。秋天到，秋天到，园里果子长得好。枝头结柿子，架上挂葡萄。黄澄澄的是梨，红彤彤的是枣。每每到了秋天，看到田野里一派丰收的景象，我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吟唱起小学课文里所学的儿歌《秋天到》。

母亲是个勤快人，每年开春都会种多种蔬菜。到了秋季，蔬菜长势良好，一大家人怎么吃也吃不完。为了在其他季节照旧能吃得上自己种植的蔬菜，母亲把新鲜的辣椒摘下来剁碎，腌制成辣椒酱；将西红柿切成条，制作成番茄酱装在玻璃瓶子里。但最难忘的，还是母亲制作的酸豆角。

每年开春，母亲就在每块地畔分别种上豆角。秋天一到，各种不同品种的豆角相继结得仿佛蒜瓣似的。母亲总是设法将新鲜的豆角制作成干煸豆角、蒜泥豆角或者豆角焖面，但是由于每年种植的豆角较多，一时半会儿是吃不完的。母亲把吃不完的豆角经过焯水后晒制成豆角干，豇豆就腌制成酸豆角。

将一把把新鲜碧绿的豇豆和通红的小米辣去蒂后清洗干净，晾干水分，再将腌菜坛子洗净晾干备用。铁锅内倒适量清水，放入青花椒熬出香味，加点适量盐巴晾凉待用。之后将洗净晾干的豇豆整齐地盘入菜坛子里，放入小米辣和事先切好的姜片和拍破的蒜瓣。倒入熬好的花椒水，再滴入少许白酒，用保鲜膜密封并盖上坛盖放置月把天，腌制的豇豆便成了酸豆角。

每次吃米饭时，捞出几根酸豆角和几颗小米辣清洗干净，切成小粒。再将瘦肉切成细丁，锅内倒适量食用油，烧至七成热时放入肉末煸炒，下入豆瓣酱、葱段、姜片、蒜末和小米辣煸炒。不一会儿，一碟香气四溢的酸豆角炒肉末便大功告成。

除了用酸豆角炒肉末之外，还可以用酸豆角炒粉条。炝锅时，放入少许肉末煸炒，接着放入干辣椒段和小米辣煸炒，再放入事先切好的葱姜蒜和酸豆角爆香。出锅时撒入青葱粒，便成了油亮金黄的炒粉条了。装盘后，酸豆角和肉末儿粘连在粉条上，入口柔软筋道，酸辣爽口，形似蚂蚁上树，口感独特。

当然，用其来炒鸡蛋也不失为一道美味。把切碎的酸豆角连同蛋液一同搅匀后再煎鸡蛋，又会是另一种美味。酸豆角的酸辣味可以除腥，用其爆炒新鲜猪肝、鸡胗和卤制好的肥肠或腰花，都是不错的搭配。

每年秋季，腌制酸豆角便成了一项重要工作。之所以要将豆角和菜坛子晾干，是因为腌制酸豆角不能用生水更不能见油污，不然容易变质。腌制好的酸豆角放置一年半载也不会变质，而且会在反季里带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鲜口味。

晨雾缥缈 肖艺九 摄

修一条路通向山顶

□韩景波

我的家乡叫阳坡圪崂，是一个青山环翠，绿水潺潺，田畴肥美宜居的地方。

阳坡圪崂在哪里？洛水之南，洛南县也。商洛六县唯洛南县属黄河流域，洛南之南隔着一条叫蟒岭的山脉，隔开的长江流域却近在咫尺。蟒岭在这里成了分水岭。我的家乡就在巍巍蟒岭山一隅的一个山旮旯里，秦楚气候兼而有之。

造山运动时，水火腾挪际，造物主的瞬间犹豫就空出一个山清水秀的山湾。一条来自蟒岭山深处的川河从湾前流过，滋润着两岸田畴。湾前湾后两边是山，前山突兀，断崖壁立，其上松柏若画，虬枝嶙峋。后坡多为没棱没角的沙石山，陡而不险。小时候，我们放牛、放羊、拾柴火多在湾后的山上。

要登上后山，先要进房后沟，再走斜坡爬上去。屋后坡面太陡，光滑不易攀登，我们总是进沟从后面上去。但回来的路，只要不是放牛、放羊，就走光滑的屋后面山上下来。我们把从山上砍来的松树、栲树、槲树枝叶用绳子捆扎，又用绳子把许多捆柴火绑在一起。人坐在上面，双手握住一个较粗的树枝为方向盘，双脚用力一蹬，便一溜烟从高处呼啸而下。那山已被我们滑出一条“通道”。玩了“溜火车”，还事半功倍地为家里拾到了柴火。

那时我们在山上玩的花样繁多，最难忘的有看飞机、抓特务、打马蜂窝等等。那时，蟒岭山那边的丹凤县有农用飞机场，每年总有那么几天，比簸箕还大的飞机雷鸣般吼叫着，在蟒岭的千山万壑间播撒树种。后来上学，语文老师出作文题《我的理想》，我写的是长大后开飞机——飞越蟒岭山，向南，向南，去看蟒岭山那边的世界；开上飞机沿家乡的河飞去，向东，向东，去看它入沙河，注入黄河，奔向大海的情景……老师批语：想象力丰富，将来就是不开飞机，也会是个想象力丰富的作家。

“抓特务”是我们常玩的游戏。我们分两班轮流当“警察”和“特务”。实际就是捉迷藏，当“特务”的隐藏起来，当“警察”的开始搜捕。有时“特务”狡猾，很难搜出来，有的就藏在土壕间的腐叶里。当“特务”也是危险事，有一次，小英子藏进树丛里，没想树丛里有窝马蜂，顿时，无数黑点嗡嗡叫着朝人飞扑而来。小英子被蜂蜇得哇哇叫，我手握树枝挥舞着去英雄救美，其余人挥着树枝断后。好在那天我们先备好下山“溜火车”的树枝，一溜烟就滑下了山，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山下有泉，泉水清澈甘甜，四季不涸。泉边人祖祖辈辈高寿，特别是母亲，98岁还在园子里劳作。泉水旁，我在进沟的沟口栽植了湘竹一丛，几年间繁衍成“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的千万竿，簇拥在寿山脚下，翠绿一派成壮观一景。文朋诗友常来，于竹林深处品泉茶、喝竹酒，曰沾寿气。末了都说要登上寿山顶看看，看蟒岭云雾，看河水西来东流，看蓝天白云，看千山万壑大地的奇秀。可都因前山太陡，后山已成原始森林而没能成行。

妻子偏逞强，春天的一个雨日去拾地软，想走光滑的寿山试试，结果脚下一打滑直滚下山坡。万幸有惊无险，不过也在家里睡了几天才起来。起来说还要再去登山，这让我突然有了一个要修一条路通向山顶的想法。

说干就干，借着阴雨天沙石山表面松软，用镐和锨一下一下挖出458个台阶，就在当年“溜火车”之地旁边。

我们登上了寿山之巅，站到了当年我们玩耍的山顶。家乡新貌站在高处看是别样的美，当年机播的树都已参天。太阳似乎比过去更大更红，斜阳如血，将蟒岭山的千山万壑和家乡山湾染上了童话般的色彩。

在山巅，我们的童年事、童年人像过电影样一幕幕又在眼前……妻子问我：“早晨在这里看日出，该又是另一番景象吧？”我说：“当然。”

这时我还想，当年玩伴今何在？我多么想一个一个地找到他们，一同喜看今日家乡新貌，那该多好！其实登上这看似艰难的大山并不难，只是修一条路的事。

“修一条路通向山顶”让我感慨万千，让我想到了人生的许多……

秋天，与悲伤无关

□李小军

秋天，许多事物修成正果
生命趋于成熟的冷静
在枫叶上燃烧，幻化成轻柔的洁白
与纯净，梦想高于蓝天
自哀自怨的心情
是忧郁者没有走出自然的慨叹

风如此清，水如此蓝
棉如此白，果如此甜
落叶回归母亲怀抱的季节
金菊吐芳装点大地
月季笑迎每一个日子
柿子树挂起红灯笼喜悦于心

秋天，是丰收的时节
秋天，与悲伤无关

我的蓝河

□张卫萍

上小学时
蓝河的大桥孔里
每天都有大水从桥洞
奔腾不息一路向东

上中学时
蓝河的大桥孔里
每天都是浅流默默
从桥下缓缓经过

我上大学了
回家时
却见桥孔枯皱失色
偶见一汪浅水
孤单驻守偌大的川河

如今我再回家乡
蓝河的水啊
碧波荡漾
白鹭浅翔
就像一条绿绸缎
环绕着我的家乡
蓝河依旧
家乡更美

矮是本色

□王庭德

我太矮，我没法再矮了
矮得可以让你得意得高不可攀
你从上面看我的目光太长
长到它重得让我负荷不起
这让我很介意
我张大了嘴拼命呼吸着空气

我太矮，没什么比我矮
矮得你不明白我是如何渴望尊严
我在泥土下蛇行
我在草丛里嘶鸣
这让我心绪难宁
我不停地喊出自己的姓名

我太矮，除了我没有矮
矮得你会怀疑我没有任何信念
我在地毯缝里捡拾着面包屑
我在冬天的稻田里画炊烟
这让我夜不成寐
我贪婪地幻想着收获的滋味

我太矮，我就是最矮
矮得在你看来我无需任何赞美
我是卑弱的具象、巨人的反义
我由此被归为异类与笑料
这让我也很计较
我高唱有一天我会因笑更美貌

我太矮，我矮得出奇
矮得你很少察觉到我的真实存在
我只是女娲用她残剩的湿泥
和余下的力气，在最后捏成
这让我感动万分
我想我也必定有这份超凡精神

我太矮，矮是我的本色
矮得就像一滴水渗在泥层里
当你真正站在高处屹立成峰
看着我在真正的低处辉映
这让我的心海泛起一阵涛声
我想我们彼此的眼里只有风景

靠近一场雨水

□周益慧

乌云压顶时，纤细的草
在风中抖了抖
接踵而至的闪电
像一道突然而至的光
激发了树木的欢欣鼓舞

大地上的星星点点东奔西走
要赶在雨点降落之前
找到一个避风的港湾

面对夜色
趔趄的脚步，却迈不过一道门槛

我知道，此刻必须向内而行
索性，让雨水从头到脚浇个透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